

四庫全書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三

宋 文同 撰

先狀

成都新尹趙龍圖先狀

伏審其官進登延閣之華出守右川之重蒙休者衆竊幸焉深恭惟其官性禀道冲體兹坤直端方勁潔博裕寛閎究學淵淳成文雅健事親以孝而行聳羣俗納己於道而名高當時優游仕榮增衍賢美翺自亨衢振采

禁路升華奉白簡以繩愆朝倫以肅伏青蒲而納誨帝
念其嘉以至總金幣佐會省之繁調芻糗贍朔陲之給
皆凝茂績實稔休聲蜀為遠邦邑曰巨鎮其政繫於國
體所寄斷于上心地望素隆事權特重將委任於守土
實艱難於擇人付畀或差經營且力會此及瓜之代久
煩玩印之求作牧以行非公其可是用褒陞邇職慰寵
遐民巳聞高牙漸出危棧木牛舊地重識孔明竹馬前
人再迎郭伋其傾依有素汨沒無庸忝佐偏州幸當洪

蔭歡欣踴躍倍萬于他云云

漢州牧先狀

某自遠標符僅周歲序瞻懷靡極跂引為勞顧惟書問之疎實繄事為之冗側承與止舉集嘉休此者某營祿養親列情干上尋膺宸檢獲貳藩條得遂依仁豈勝為幸已計出都之日即聞赴治之期瞻拜有涯欣愉是切

成都韓端明先狀

某近奉恩除幸叨職委顧惟支郡託在洪庥拜命之初

撫躬以於其鄉終親制屢抗愚衷所聽云高斯誠未允其官内存愛恕深軫孤平謂宜還官使得就養猥蒙奏列盡道哀窮今此陶甄實由薦藉已戒出都之日即詣趨府之期將侍崇嚴併陳悃愊

漕憲先狀

此者其拜恩天朝守職鄉郡侍親以便撫已爲榮其鄉起憂廬召還秘館常念慈闈之養屢祈嚴扆之私愚悃盡傾聖心下惻許歸舊里得佐偏州顧茲職守之微獲

在按臨之下惟天與幸有地庇身已戒輕裝即趨賤局瞻依甚邇喜抃無涯

運使蘇刑部先狀

伏審某官榮服命書移領使節提封舊俗參語以交歡屬部下僚撫躬而自慶竊承行府已涉近疆偃冐勤劬起居休豫恭惟某官探道奥秘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之行事用無不效績故常尤按三尺之書了無寃議調九年之食頗倚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焉上實知

矣猶煩遠使將漸邇臣且蜀號財賦之饒於國當調度之半有藉供億必緊強明智敏所臨課力惟最兼以重柄委之外臺民之利害得以興除吏之善惡因而懲勸高車在道列部傾風某奉親還鄉倅職屬郡凡受按司之檄此譬利局之符有幸屛㡒得依庇護即趨近甸引拜旌旌

運使度支先狀 梓州

竊伏下風講聞高誼自為晚輩未嘗獲對於晤言徒仰

盛名不敢輒通於音問此者伏審某官以才能之重受
神聖之知蜀有兩川梓為一道財賦之衍常供邊埸之
求郡邑之繁須慰吏民之望孰膺上眷僉謂老成高車
未來列部相慶某庇族下邑居官鄰城企漕節之華願
瞻風而實切守倅車之賤顧通謁以無由聊導悃誠少
塵几格云云

提刑宋郎中先狀

伏審某官更麾南幽按憲西蜀邸訊初諭輿情已驩蓋

重名之久馳宜遠人之甚慰恭惟某官器略宏遠材資粹方蚤歷榮途盛著徽節科條易避參脩三尺之書飛輓均輸佐調九年之食休有丕績簡于上心此者出為外臺專按一道中典之重方委平亭列部至繁盡歸廉糾此之要劇宜以通明某昔在上都幸覿高誼今居支郡獲庇洪庥聞命之初抃懷增劇云云

李殿丞權交代先狀

嚮由貴治嘗挹高風違闊踰時候問無所此者某叨膺

宸檢分守郡條刬漕臺之借才屈明府而承乏獲交善
矩且慰愚衷未遑馳書先辱賜敎仰佩推褒之重實懷
悚愧之深即遂披瞻預增喜躍

湖州提轉先狀 將赴湖州

忝膺宸綍薦畀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之寄撫
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凉遠人漂泊孤宦賦命讉
薄與時闊踈故常守於外官輒屢更於數郡雖蔑殊尤
之効僅逃殿劣之譏三館既還豈消埃之云補一麾重

請得江海之于宣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布惟新之政惠養民甿按所部之城澄清寮吏秉剛方之節威惠風行持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褰跡仰託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有期瞻倚無量欣愉

丹淵集卷三十三

丹淵集卷三十四

宋　文同　撰

奏狀

奏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右臣切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漢水之上川陸平衍廣袤千里東北諸山縈帶聯屬徑路盤屈隙穴深遠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産濟人急用之助品目甚衆旦夕羸輦道路不絶閭巷井邑百貨填委賈四方商賈貿

易畢至之地衣被秦蜀有足仰者漢唐之際已名重郡然而至今有所不能稱是者城池庫漫全不如昔不知幾年滅裂為此苫茅累土宛若鼠戲缺漏頽落殆不可睹姦庸取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空曠臣自至此即謀增葺患無兵夫不能施手每一慮至沉唫終日伏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具儲蓄養士卒大抵本以為民故如此其備也夫何此州當襟喉要害之處而顧無壁壘壕塹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云完固而

皮革日已爛墮將何以為負恃而能使其中安且久耶

一體既虧事不宜矣伏望朝廷慰念黎庶軫恤遐遠特

申旨許令修築度其工力了不至大庶使郡國制度無

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患之深計也臣又竊見管內三

縣疆境絶為曠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金鳳

永興鳳翔等處脣齒相容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

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通直達

徑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織逋姦隱罪萃為淵藪岩

谷之民孱愞畏事迫於衆勢遂爾囊槖所居幽僻人不敢問既因全無防守所以難為檢遏臣愚常此過慮忽爾蜂驚鼠駭妄肆螫齧散走巢窟出入為暴呼集除盜形影不及亦須數日為之擾擾往日光化軍近年慶州叛賊悉趨此路謀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震聳賴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就敗然而此州既為凶盜累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為之備至今耆𦓐宿吏語議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嘆惋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

壤接聚隘阨奔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保禦之方其或事有萬一臨時取具必然手足錯亂不相捄應前無兵而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得不使之旦夕恐懼而莫如之何也已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更添置武寧一指揮或且先於諸處那屯三五百人常令住此不許差出以備緩急驅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百姓之望臣職任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者伏望眷慈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改陵州州名狀

右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云自秦至齊本犍為與蜀二郡之地在梁常為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為陵州因境内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名遂以名井後復因井名以名其州隋雖易為隆山郡唐又以為仁壽郡至乾元中復以為陵州遂因仍至今矣按陵本沛人世有别傳載其異事者尤多臣不敢以聞然觀其為井之功實亦非常人所能建置

此州之民既賴之以為生復畏之以為神凡過其祠廟及道其所以昔日為井之事皆懍然加肅不敢少懈如在其上與其前後若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贍給諸郡凡三載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所謂有功於國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今以其名配井與州而使其下負薪芻操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耇老之屬日日道其名千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者已臣聞

晉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為改户曹為辭曹王舒除會稽内史舒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命以會為鄶授之唐陽城號卓行商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易之為避賢盖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誠為刺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隱避不欲使其下常斥之也載在簡牒以為佳論讀者皆謂當時所舉宜矣今陵方之數子其功利蓋亦施於無窮

有足尚者累世褒贈實有封號朝廷亦嘗因其他郡遺蹟建宫養徒俾崇奉之是則豈有國家所以存録能立豐功厚利之人而此州之民素蒙其休顧顯然無一忌憚咸得以名而稱之哉雖然千有餘年其民侮慢輕瀆如此至於聖世始歆然若有感發陰期秘數無乃將有所待者耶伏遇皇帝陛下光明盛大之德紹鞏固綿長之運順考古道尊尚賢哲舊者修之廢者起之合理當義無不條舉此者伏望聖慈垂仁降惠上嘉古昔山藏

海納恕臣僭易下省臣章俯遂愚情特開宸旨別賜州號庶使此方之人存上下尊卑之體已往之靈受光華丕顯之賜百王未正之典千載不行之事自陛下今日正之行之爾豈獨光昭史策彰示萬世亦以知陛下不棄下臣之言而特明前人之德矣干冒宸扆俯伏待罪臣無任狂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置興元府府學敎授狀

右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其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修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效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

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無秀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霑浹寥然一方遂絶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為之講說經藝敎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

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奬訓勵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令來舉主考第並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悅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兼體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

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士人相侔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修興元府城及添兵狀

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已來號為巨鎮疆理所屬正當秦蜀出入之會下褒斜臨漢沔平陸延袤凡數百里壤土演沃堰埭綦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棧

道抵劍門下趣成都岐雍諸山遮列東北深蟠遠跱孕畜雲雨鏬道百出相拱如輻遠通樊鄧旁接秦隴貿遷有無者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於此今復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頗自占業殊習異尚雜處閭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繒漆枲衣被他所近歲洮河所仰茶産鉅億公糴私販輂負不絕誠山西浩穰之奥區而朝廷所宜留意之劇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未備者城與兵而已矣城嘗度之其縱廣亡慮二十

里庫薄毀陷久不營葺姦窺盜越易如短屏兵雖合聚羣戍所數裁滿五百罷病孱弱下車者半分隷他役常非此有近復調赴文州今所留者甫二百餘人爾况一城之中民屋錯比連甍接宇可數萬計生齒雜遝填斥坊閧臣常自顧亡狀誤蒙朝廷采用重委符守班條之暇靜慮及此輒謂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齊一之兵欲控制遐遠應援邊徼保護井邑衆庶防固宫府儲峙若止用此且恐事於臨時萬一有不副國家

所以設城置兵之本意也臣每一念此食輟箸而寢去枕者屢矣伏惟陛下自踐祚已來于今七年曷嘗不一日孜孜安養元元者為政理之急未治者既治之矣已治者復為之立不可廢壞之法補缺綻漏大小咸輯下聽不倦有宜則應臣是以敢持二者之說仰干宸扆伏望陛下不以臣疏賤而幸錄其言願賜參可下詔有司遂俾如事修繕雉堞增屯營伍以赫威靈以壯制度沮邪謀定衆志安固基本萬世不動亦所謂先定應猝豫

備不虞之善計者也臣職在守土諸無報稱惟是所見不敢噤嘿臣無任僣易妄越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知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後因改州為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到任已及一年五箇月臣昨在陵州推行新法並成倫緒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為兩

路按察臣僚薦舉以臣頗為辦職今來臣替期非遠切
慮朝廷不久差官代臣赴闕臣日夕惟念般挈私計實
以家貧累重食口稍衆分減寄寓頗難區處臣此者愚
妄輒覩八路新勅盡許指射連併差遣臣知洋州一次
情願閒居待闕況臣出於畎畒粗諳民間細務幸臣未
甚衰暮之時少願傾竭犬馬疲駑之力夙夜勉勵所屬
僚吏宣布陛下德澤於一方百姓以圖上報國家所以
養育賤臣無涯之恵臣自知才智淺短不可更備他使

惟是一郡之政猶能奉行陛下條詔不致違失伏惟陛下哀憐特賜天地生成之恩俯從私願臣惟願忠義以荅萬一干冒天威臣無任伏地待罪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奏為乞免陵州井納柴狀

右謹具如前臣自至當州訪問得所以為其民之深害久而不能去者惟管内仁壽等四縣百姓每歲輸陵井監煎鹽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千二百餘束也當時立

法但以五等人户每秡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雖下户亦三二十束矣其柴若常時私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官中鄉亦以其不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虧損百姓不復支鹽却改每束與見錢七文五分是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貼折民下三四十文柴一束矣其百姓所得者貼錢悉為出旁引攬之人諸頭銷使尋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須要納乾柴其百姓自一夏已來以蠶

麥務忙不暇更豫先營置放令乾燥皆於二税欲起之時若本家田内所產之少則須望林回買生濕雜木蒭截齎擎上州赴塲送納依自來體例願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束之柴又只止得四文有餘矣加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萬束生濕柴也偏州小縣盡是山坡田土瘠薄别無他產而每年於二税送納疋帛斛斗并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役還青苗之外又復有此七八十萬束木柴之役比之他州北方之民實被其苦臣子

細體問得二十三年已前本州止有官井數處所銷柴茆若不甚費其價亦不至高大自許人開作卓筒之後部下至今已及數百井故栽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斫以至山谷童禿極望如赭縱有餘蘖纔及丈尺已為刀斧所環爭相翦伐去輸官矣人既畏極草木亦不得盡其生意又緣當州地皆險惡徑路狹隘磴道齟齬不通輦運臣嘗屢至納柴之處見所輸之民無老與幼皆悉荷負有縣界濶遠奔走百里之外陟歷深阻忽值霜

雪風雨衝冒寒滑加以期限相逼勢不能止攀緣隕越
飲食失所以至肩踵皸裂衣裳穿露身體尫瘠都無人
色吁嗟之聲充溢遠近自冬及春正是他處百姓皆能
有所休息之時而斯民重困狼狽如此臣常惜太平之
世而尚有此無聊之人其獘衆所共知但謂官自前鬻
已來無術可以捄得此者若非朝廷博究民間疾苦欲
盡釐改使之蘇息其患終無有日休已者矣獘極必復
今正其會臣伏覩詔勅遣使專務與民興除利害諸色

場務並令人占買以寬分外陪費臣今管見輒謂官中
雖有陵井止能供得成都府一路州軍公使軍食等鹽
外並無畧有所獲雖言招名客人將絲絹展博其本監
日煎鹽色皆是先已支過諸州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
更無羸餘見在以備客人入中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
揮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一就用出賣酒坊體例先為相
度擘劃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鹽乞不於本監支給名
人買撲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端然收納羡利臣當試

約之除餘利可以需及買撲人外依卓筒小井課利用五分折納錢絹官中並無糜費歲可獲一萬三千八百餘疋絹帛并見大錢七千二百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十一處場務及監内諸般銷費共一萬八百餘貫其餘外州軍般鹽綱後酬奬尚不在其數内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柴能害於民者盡去而五六萬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豈不稱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哉臣忝被國恩來守玆土斯民之病職當救療亦欲

少以愚慮上報朝廷遣臣為此千里之民長吏之意爾臣之所見止為四縣百姓有此積久輸柴之獘未嘗有人為之言者臣今既知矣豈敢緘嘿實恐上負委寄循滿而去尸此祿食非素心也所有本監委曲事狀如蒙朝廷允臣所奏下本路相度臣自一一纖悉窮究利害本末供報今不敢以叢脞煩碎之事畫一條陳上瀆聖覽臣無任誠懇迫切恐懼彷徨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伏見管内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陋在昔至為山中小邑於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歷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姦恣用鐫琢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鄉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寖久事有不

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容開造令本縣界内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爲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羣黨譁譟筭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姦盗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爲業切緣井户各須藉人

驅使雖知其如此橫猾實亦無術可制但務姑息滋其狡暴況復更與嘉州并梓州路滎州疆境甚密彼處亦皆有似此卓筒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溪接谷竈居鱗次又不知與彼二州者工匠移人合為幾千萬人矣幸今累歲豐稔無少間隙縱有彊獪自安飽暖萬一或恐遭罹歉旱民下艱食此輩當不肯更顧一役之利必能相與唱和跳梁山谷間化為盜賊耳當是時彼井研者區區小縣一二選人為之令佐將何以

禦之哉此臣所以日夜置心於其間不能少忘者矣臣愚不避誅責欲乞朝廷指揮下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相度許令二司今後於京朝官中舉清彊明斷有吏幹之人為知縣仍乞令陵嘉榮等三州各出三五十人兵士俾兼領之所貴藉此威靈厭伏其衆自然羣小之心有所畏戢此亦所謂戒不虞防未然之一慮也臣才術淺陋猥蒙任使一州利害臣宜知悉凡有所見不當自隱伏望聖慈下采愚論特賜詳酌施行臣無任妄越恐

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鑄陵州團練使印狀

右謹具如前臣勘會本州舊為軍事問其父老云自淳化中因草寇擾蜀凶焰熾猛劒南列郡不隨其燎而為之燼者十纔二三陵其一也當時實以知軍州事張畫能率其衆共力禦之既為完城遂不汙賊朝廷嘉獎故特以團練之額襃名其州雖然但未暇賜印因循至今

臣伏見天下團練州軍凡有移牒相關至此考其印文

皆有使篆獨惟當州尚無此者稽諸故事疑有所闕臣
不言上事如未備伏望聖朝念兹常典久為廢墜欲乞
指揮有司創鑄頒付行用庶使威靈充浹文采完具增
光偏州善守之實垂慰斯民效順之望干冒宸扆臣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丹淵集卷三十四

丹淵集卷三十五

宋　文同　撰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文

某年月日朝廷以久旱不雨詔守臣各於其境内躬自精禱者某謹詣中梁山致祭于其神曰自王畿以至于天下郡國自去冬以至于今秋虐魃肆厲害兹黎首雨不時降庶種萎殄大田耗敗衆用艱食流庸載道靡所

歸止天子盡然震懼夙夜勤閔抑尊損制深自刻約致
欵上下久莫之應側省何咎心焉如灼走使方内靡神
不舉誠亦至矣而卒未蒙報尚謂名山靈祠有或漏畧
俯已博逮庶宜來相迺專詔守臣即訪所治有紀在典
躬薦明饗惟神肇自融結遂司梁漢屼然巨鎮遐邇尊
望旁開澗谷逺抱林藪風雷藏畜雲霧蒸吐歲或愆旱
有取必得今天子臨制海縣無不總統如神之宅是曰
王土神亦自當竭蹷供事以上紓天子之憂往籲上帝

均辦厥職普浹膏澤救止大命是則神之所以奉上帝輔天子愛百姓之休功茂德恢大宏遠不獨區區限此一方也神之聰明必能體天子如此之意守土者安敢更用煩言以瀆左右哉

祭諸靈祠文

上以比年以來天地變怪聞於郡國亦云屢矣故嘗恐懼修省勵德勤政求所以可當神靈之心庶下祥應以安黎首而乖舛繆盭未能蠲弭今復星文謫見有駭觀

聽是用博及幽隱廣覃赦宥況寃抑憤鬱與昭滌冀蒙休嘉上答明譴乃俾天下守土之臣導上意之專潔致明祀於管内之靈祠期體端誠共底消復其所目恭事修職於神之左右惟神聽之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惟公稟氣之英號時之傑爰始筮仕遂高懿烈才望日偉讙然衆舌踐履郡邑隨所施設人無不宜賢否信悦服采烏臺愈見風節神羊在首所觸必血權臣擅朝勢

炙手熱公嘗寒之消釋如雪傾邪落膽修斂自潔皇
當宁凜凜在列上以公賢超公要切出領揄關當戎正
穴齊輯士卒整若刀截坐作進退韓吉彭訣制服夏虜
帖不敢發西南擇侯易公之轍公以家禍解組被絰水
菽三年僅將毀滅起臨彭門威惠俱徹乃徙天水中道
賜鉞是時嶺蠻凶焰横發延災邕廣千里一爇公摠萬
旅兵林馬鐵以氣而壓未陣先奪酋惡奔逋如雀得鶻
歸仁之功與古相軋來正樞宥神武機銛惟公之謀未

嘗以殺去守東南有州控越厥敵久積根于祝髮公去大本止留牙蘖至今其徒不復少猾旋移青社遠捍東渤大鹵更麾盖防虜黠功高德重有忌而許還政就第屢遷歲月符離宴居自閑如訥曽無一言以歎窮達上始即位思用耉耋詔廹公起頼公才哲褒寵之優盡還印綬奠我慶土以安隉杌高奴諜帥欲窒虜窾僉謂公宜大牙秉揭行次雲陽六氣所汨亟上鄜畤誦巳云厥遂至大故隆棟斯折國家柱石一旦而殁上甚嗟惋臨

朝以怛贈數加厚列座于八嗚呼哀哉其早荷記存推
揚奬拔復許陪親肺腑之末此義至重他非比埒聞訃
之日肝胃摧裂引首東望徒深涕噎限領西州川涂阻
絶不得詣前撫棺一别聊陳薄奠鄙意傾竭魂兮聰明
監此孱拙

祭提刑邢度支文

於嗟乎公世之完人敦惠和懿清莊敏文自儀于朝寖
偉才譽華涂美貫䏛敭是與昔在憲府風規酋酋因遷

而行海上為州尋來其朋處地皆峻獨公西南淹留俯潤曾未出語歎老嗟卑乃中于于一致險夷簡潔飭身慈仁涖職列部依嚮亡兇有德何天之明戾此人理付公以疾遂折不起嗚呼哀哉昔至持節今歸蓋棺行路嗟泣摧心落肝況同於公取顧寅厚其所痛悼惟神可究公有幼嗣必昌後時同報公心會當此移公柩東轅來經郡下薄禮則設哀誠詎寫

祭提刑李子忠大博文

蒙狄道之景耀兮寢惠陵之華滋發秀敏於髫齡兮騁蔚然之麗辭中藝等以服采兮治所止而民宜羣章交㠯啓辟兮顯懿騰而上知越自邑以振擢兮一委之以新規飭㠯權而厭下兮俾分提於憲司搪衆譟以獨前兮極日夜而處之役天倪㠯造慮兮出萬緒于一絲雖食寢而靡皇兮失枝贊之以時勉營劾以蘄報兮曾莫顧夫自持沴有隙而得乘兮遂劇痼而囍醫盖外戕而內涸兮緜伏職而至斯噫捐己之甚重兮將收彼之纖

蹇惜乃事之未立兮但久塵于有為散利目以萬牘兮後嚋合乎其離嗟靈之少與年兮贏財鈎而不訾天胡然而遽奪兮使夫志之已而惟愚叨此名牒兮獲周旋乎累朞兮竊吏於所部兮羌取庇而在茲忽葦然以承諱兮涕淚紛乎滿頤顧一麾之有守兮阻詣哭于縞帷徒不腆日將奠兮聊倚騷而託悲辛靈轄之未駕兮願歆此而後脂

祭張時仲文

其向聞時仲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喜於拙者有所蒙賴他人亦交書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為僚相與營治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留越宿遽聞以時仲不起驚嗟久之涕淚俱落因念昔者嘗同師席義均友悌後皆從宦闡問不失每一逢遇傾倒肝鬲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一郡私心常謂幸寔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日之約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已九十積善至

此反令哭子天道何耶嗚呼哀哉某承訃之辰願一拊柩還視守印去不能得彷徨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知之耶魂必有靈當歆之也

先府君焚黃祭文

年月日男具官同與岡周等謹致祭于先考寺丞之靈朝廷以同被先考慈訓之深得入官升朝序故因三年之郊再進先考之秩位于棘寺天語下諭爛然盈軸今涓選良日詣墓次焚之如儀先考至明伏賜鑒領

祭梓潼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受祀兹土彰靈暴異蜀人畏仰某此奉明詔出守仁壽千里之地其實掌之惟是撫柔良抑強悍宣教化齊風俗行二年之政成一方之善刺史之職事也非素具才術豈能致此某性識淺陋昧於吏理臨莅施設恐不如事負德於上貽禍於下某於夙夜常所懔懔顧神陰啓默導時賜警拂心慮口述無使誖謬如是則朝廷之所以遣某於陵而陵之人所以望某為治

之意其之飲食起居寔不望其應於神之左右也

祈雨文五首

祭玉女文

惟神禀大霄清真之靈而天下所謂溪谷淵泉者神寔主之惟是玉井之勝蹟殊利郡志所載皆神之化力使然既昌是惠養於一方其為福於斯民也厚矣乃今其地苦此旱熯神顧忍視之哉叢陰潰潤頃刻萬里在神之翩然飛空勑諸羣龍也監此丹素願神行之

祭睿聖夫人文

惟夫人昔嘗許法師求護此一境矣今陽氣驕旱多稼將落夫人眷屬善作雷雨苟未棄誓言願救此民命是則夫人享是邦之人祭祀也與天地同極亦持此以見法師無媿矣

祭天王文

惟北方為萬物所以終始之地天中貴神多臨嚮之而王鎮奠其鄉最稱威勝天下城壘盡祠王像生民瞻仰

恃以求福今兹炎熯實害多稼王於雲雨為力易焉願慰民欲聊煩指顧

祭法師文

惟法師受元一正氣躬佩秘籙凡於下民有敢為之裁害者法師威神所加必底平殄此州之人蒙法師之靈貺者千餘年矣今旱將有魃菑此歲稼法師嘘靈於刀噴雨於水詎惜俄頃之力哉願一視其槁然賜之洒濯

祭諸神祠文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未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㠯視陵人之如此歸嚮當念有以對其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而風乾日烈於此為患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心豈止如窮鱗之卧涸轍渴獸之走焦原者哉俾霶霈矣諒神之易為力者焉

謝雨文

向以時雨愆候秋種不入守土者甚懼斯民罹艱食之禍徧走靈祠望所以施一漑之恵以救恤之惟神助天

養育惻然下憫洒洩甘潤區壠霑足禾麻菽稻蕃茂滋
長蒙神之祐念無以報修此溥奉蓋惟常禮願神慰監
一賜臨饗

丹淵集卷三十五

丹淵集卷三十六　　　　宋　文同　撰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奉郎守尚書郎中知遼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石公以疾卒於公館其子蒼舒奉衛輤車還長安卜吕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萬年縣鳴犢鎮之某村蒼舒以同

嘗遊於其父子之間以疏麗公之高行凡六七致而不倦其辭愈勤而愈哀將求同之文寘公之所藏同自視孱吶何以盡公之休懿然豈忍不受其子之惓惓勉為次之公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曾祖某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恥食之粟潛遁自高父某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縣君太博既生于國初聞其父祖說前朝穢瀆擾劫之亂謂今有天子在汲除灑潔祓一布休治鋪張建置文釆爛蔚輦轂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携家以

東公因生於京師占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繇開封府薦景祐元年一中上第調孟州河陰縣主簿縣踞汴渠之咽歲驅兵夫十萬餘廝折寘㓕堅菑揵以瀉其流絶滎波直王城會長淮通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寂嚴劇大農每歲度諸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内者非精健有智數則禍其蘸而使令謾誣受賕矣公始任即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負蟻入公制以術部後先無相躐才鋒森然批斷翦翦無一粒宿于外日日用此道

塗謡誦之遂著名矣再授扶溝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狃悍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驕狠或時執上官短長側睨若相角急則投鉛筩撾登聞鼓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剷剔繩以國律無所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敕避去曰是不如他人慎無犯入即韲汝肉矣一邑斂手翕息不敢議公令嘗間語公謂寰内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寛取無事以去不爾忽失慮中其奇安可悔公曰用法有内外之異非朝廷所以

待天下之意也愚職在奉助惟知以徇公為稱不知其餘矣事在齟齬令輒入告公獨處之益辦内史鄭文肅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進乃能如此後日有勢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薦之改大理寺丞知虹縣虹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尚雜惡昧利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鉤之既得乃緣其間巧刻放横肆己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訊暴其情反詰之伏出即飛不穩語攢嗥旅吠中外喧諧往往為立獄令不勝頤被謫若此者屢矣公

初來謁守守視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留公假州局公曰奉詔書不敢私自免試往臨之苟有可以上闗願府無見爽相庇賴事不枝柱政無難為矣守頷之曰然既至嚴肅閑默不露鈌巇釁衆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桀踈捕幾輩白府逐他所自是一境平靜以善譽聞富人責租使其奴歐逋者㾮之公曰奴罪當然敎之者主耳并錄之主懼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焉至廷下公曰是富人耶衣冠則爾其質乃賤隷袒視之膚革皸瘃

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主而坐之自是彊宗大姓俯首躡地栗不敢鼓踵謂神為公矣亡命多聚居薜隙晝則人夜相結為盜椎剽寇敓入舟撇大浪杳不得其所之巡儌日以告求問莫獲民苦此公為立法以閭里編戶什伍相保信一敗並繫無貸悉感懼相伺察訖公去無人遺一金至今長老道公即歎息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柔良畏事索摩撫公易虹治一用清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所設簿書凝然械杻積蠹廡下

徒吏偃倨門宇終日居阯不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黌舍聚良子弟置師敎之親為講説義訓使循服其父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之狀于浮屠示世世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學術文章平日常相高不肯下服文潞公鎮蜀當貢士先時考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為之須柬輯輿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毁已舊常若此潞公尤慎之歷計部吏舉無如公者請公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

皆人常所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第十不遺一二聞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常博士通判許州尋改永興軍公雖佐者然鬱彊煦輭潛咨密啓府寔賴之有猾盜屢抵法黥竄嶠外者數矣每逃其家隱匿落深窔間出用允力為人患人不敢正視孽久益劇後捕得法當流海上獄入公建說安撫使誅之安撫使怒瞪公曰通判欲使我撓法殺人耶公端色緩起曰愚非敢以刺骨事公者但陛下用公鎮京兆豈特區區若

他郡吏守三尺事大小一委公以便宜殺一巨姦安知不治公之民數十百乎公在此渠敢峻公治奈何安撫使悟從公議明日一府讙譟皆曰非貳車不宥惡盜蔓日以滋矣改屯田員外郎大裕加都官員外郎遷職方員外郎三白渠穿涇屬之渭延袤二百里溉田無慮數千頃衣食億萬長安華原倚以為命國家為設官專總其事每秋徭罷鳩役醲闢及壞通蕩無害一不如制壅闕潰壞乃不需足民遂竊決爭以死繇有司惰忽不釐

力矣楊宣懿公辟公知渠事公自谷口行視且曰涇流本無窮率嘗不能邑饒者用之乖方也役作公督利夫二萬築堰岸上植表鐫溝枝分股注舊歲一過猶不給自公監乃二過有厭矣六縣之土蒙被灌沃禾黍登倍易民之訟以為謳歌距今不衰矣遷屯田郎中知慶成軍丁太夫人憂服除賜緋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陿阸前人忽之不事事吏頑惷民貧有欲訴者亡地益窘偪公為之籍記簿調賦役殤濯而孳飼之宛轉旬

月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為大鹵嚴峭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用而公遂病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學博覽兼記其譔述有尺度名聲鏘然為人器宇儻蕩疎眉廣口望之魁崛偉人也喜大節善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究聽之灼灼皆可立施用者與人欵曲接以恩意無一不相能故死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知書史為婦姑跬步以禮閨帷矩範鄉里矜法自公死不復御文繡

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嗃訓子孫益不容自放男一人
蒼舒雋慧修爽雜習可喜攻詞章善草隸前為高陵縣
主簿諸公壻之女一人適大理評事裴正民柔淑婉嫕
克稟儀法孫若干人公有文集凡十卷所以為銘銘曰
石以謩源康叔有孫靖伯之支碏為純臣漢奮恂恂萬
石一門昶䰟守萊東陵始遷至愷過江從官晉元仲覽
於唐所秩亦尊後頗班班雖晦有人公世闗中孝謹所
蓄起嘘其熒將焰以燉服采吏塗赫然厥聞宣積勑勤

勢久且熾羣章交加進天之閽游試於州朱遼兩轄治居窮島骨毗樸渾公為輯齊宜有畢完求賢下書外委要官太原得公亟喜以論上將寘之崇資顯班厄乘其期中壽以淪人嗟謂天孰云而神公胡不留德俾在民昔礦東征今柩西還御羞之隣鳴犢之原山蟠水紆問龜其言此地吉良可棲公魂公其來安以佑後昆

屯田郎中閻君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為唐安郡從事

因家焉曾祖某有異行鄉黨稱慕陳文忠公咸平中仗
使節慰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其高朝廷下粟帛褒寵
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仕進考某贈屯田郎中妣封旌
德縣太君郎中旣嗣累世令德之後薰濡染漬刻意於
學酣嗜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最爲學者左右
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淳化中順賊起郡邑大擾
郎中盡委去貲槖挈家所有書居二江野外奥曲賊不
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屑此書如爲兵火蹂燼

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為名儒故有如公者子焉公天聖五年郡舉進士南宫類其所程文奏入高等覆試廷下唱第裁得同學究出身公進撫陛㨾辭不顧就顧復肄他日薦書意甚切上使中貴入吕謚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軍醴泉縣閒益自勉造為詞章遂鎖主簿廳以起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著作佐郎知彭州濛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

左廂店宅務以郎中丧去職終制授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令丞相昌黎韓公時為經畧使判府事事一切委公凡有可以古義裝潤表疏使理趣較明有條紀不難諭者非呂公無誰為之丞相視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令孫少傅抃為中丞呂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操遂執仇議以罷拜職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盡京城之半事目苛冗復為彊家巨宗佩貴挾姦侵撓紀律鐫折下戶錮

理專利以居於已公至逾月皆懍懍自約不敢引手探公緩急孱賤孤弱始得開蕩喑噎吐為和氣至今議者談治赤之最公先也呂屯田郎中知磁州磁人鈍縵少文公為立學選師以教育之躬自臨視較試藝術旌引能者厲飭不逮故風尚鶬然一變椎俗民既禮讓事亦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臨川郡丞南昌從事皆大臣子弟倚藉勢力放肆貪暴前按察者率皆顧忌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即鉤治之狀得聞上逐去由是

列郡傾聳震愓食飲眠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自喜然有以詿誤入法者前人諱惡之槩嘗以例移管他處公閱籍指辨盡還之鄉袁州分宜縣具獄上兄弟二人者斸冢發柩取物貶其重意悉綴結增就一與其弟本非矣弟癡騃庸懦已悉承也公視狀直曰兄乃賊弟何預爲是必有以力轉其情者屬有司謹驗卒如公言各以罪免羣論稱嘆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來自嶺南道婢持尺紙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

人以圖北歸望公閔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主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其財而為之謀以我為信者黙令捕之實為無賴者誘紿以覬其所齎裝公致之獄道此伏罪而遣良校護送婦人歸京虔州民私貿鹽以自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其狀名至兇者取所賞往往鍛鍊平罪以當其所酬公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者比會信豐令嘗繫此等囚逮二

百人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公權虔守事且出聚僚吏區決如平時罷歸食疾作藥不及下以卒年六十五也公方重端梗簡介静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賢所以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為文章浩蕩閎碩騰高踔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之其講議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治亂之端與夫所以致之之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孝友事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弟

諸孫恩意益厚如巳子善草隸得法然甚惜不妄寫以與人於世少合凢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丞相最為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亾矣嗚呼其命也耶公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若拙之孫太子洗馬綽之女柔懿恭惠治內有法封同安縣君先公而卒男三人曰高叟曰真叟並補太廟齋郎曰孟叟舉進士皆被慈訓敦厲素業非所以隕墜公之所植者女一人嫁前進士毛世勳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日

葬於晉原縣白馬鄉飛凫里之先塋於其壠也韓丞相以詩悼之真叟以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銘為之銘曰測古之深蹈道之高極其端涯靜不以勞偉然充中仁磨義軋孰司其闗久不使發有地十州既嘗少施曾不滂洋大故以隨孰謂乎公而遽及此天其昌之有書有子

丹淵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丹淵集　卷三十七至四十　拾遺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錄監生臣秦聯登

丹淵集卷三十七

宋 文同 撰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諱衮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年而孤其世父良絕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淳篤寡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睪就其處已復還几案對簡冊爾嘗寢誦詩書終卷不亂既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翕

然聞兩蜀間士大夫爭求交之慶歷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所有書日夜考究騰高入深衮擘剔抉無所不得以為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肯應書太守集賢林侯槩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為出並諸生試侯取去私為第一人明年遂中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甞謂去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

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為文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去私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稱其才文章奬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子弟之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中嵩陽之學至

今為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京洛之民窳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為遍詣田間相視指度溝泉壠壤藝食桑稻以法授其民飽煖之賴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歲加益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絶處巒嶺澗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聯罫前朝高爽傲逸之士遺迹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為泉石之友間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反而縣無廢事遷秘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州在崎嶇山谿之中民吏椎質諸不如事向官此

者但務一切去私為其整比次娖條理巨細無有違失興遂名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賜服五品鳳翔盩厔縣望還澤置馬務監牧使舉去私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演沃民高貲常以雄橫相鎮造素號難治去私一以至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儌倖於去私治平刺陜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户皆籍人甚駭恐去私為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使為奏朝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詣去私辨

客有紿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為將以言於去私所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指客不若犬彘閭巷籍籍交口頌駡客竟以羞死改都官員外郎令韓大參為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三去私為人情地曳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胷中辨其所以為賢不肖

者實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

吕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

命遂下廩給之羸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

自濟者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散置几格人所

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愛恕不

務巧刻辯詰訴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講解使去初若寬

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愜其所素意葢本不欲

相疵瘢而後可使復為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

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扶老提稚相與出郊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既死二曲人有訟不得其所伸者知其無可奈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瀝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去私為其區處之者反覆丁寧而後去此古人得循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過於此宜意尤泊然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最為知去私者是數公其力儻略施於去私則可以度越倫輩為顯官貴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

以希其有所進拔人語之去私終不為易其所存同嘗
㠯長期遠約待去私者久矣且不謂遽然至於如此嗚
呼哀哉去私曾祖諱贊祖諱緒父諱炤贈職方員外郎
世世皆用儒學倡於蜀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僊居
縣太君夫人耿氏婉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
營飭家事外齊内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
嬰疾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
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沒後家甚貧

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為學期以復興門户為意

男六人端甫端夫端履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

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

長於議論以熈寧四年二月丙寅葬于盩厔縣仙遊鄉

黄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為最

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不已既泣且銘之曰嗚呼去私

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寛裕和懿才明敏給政

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効

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嘗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所有已不自愧於人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有復能興大之者嗚呼去私想固無恨矣銘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諸同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友進士張簡所為其先君行狀一通且

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塟先人於晉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為人終身之大端於世可無愧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右願哀其哀諾之同屢以不敏讓不得退而按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三國時自襄陽來為廣漢太守其子憲後有功於晉室封西鄂侯謚曰烈子龔復守廣漢兄之子尚又為益州刺史值時擾攘遂家於蜀厥後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

卭之安仁自大父始遷于盀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
與母閻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為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
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君遁逃伏匿草野賊
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君能暗誦尚書
自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絶太古每稱愛之授以左氏春
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顒故有文
行為西南名人君事母孝閭里以為法初徙唐安也雙
流有良田三百畆母以君幼且屬其親句氏者主之句

氏無賴以酒壞其産又及君母之所託𠤎君冠一縢亦無有也君問求不得遂絶口不道人詰之君曰始謀欲其為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不疑其為人而諉之耳今其既闕人有異吾母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傷吾母之心乎吾不為矣議者深歎之性剛嚴惡人之不以正直奉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説與夫鬼神荒惑之事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憚焉築室北城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為之師友自身督其業日考其進否為勸

沮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
其門戶者以君為之標榜焉君以慶歷元年三月二十
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
曾祖諱毅祖諱遵道父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
君君生男二人長職方君也行誼粹敏居官人德之次
曰懿為學有守女二人一適四門助教張中正一適進
士樊厚早世孫四人曰貽孫彭孫壽孫宜孫銘曰君裔
本顓頊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蜀一絕不續幾千載無

閭人君少時艱難遭盛明始以文訓子弟子已仕漸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復綿綿以興矣嗚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任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性沈敏儀神端厚自入横舍遂好學凡五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為人兩舉進士皆首送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第南臺調主京兆府咸陽簿縣居要劇凡西北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

月不廢領户復繁夥以曲直來廷下祈取裁辨之者旦暮相纓紼君始至會令尉缺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之君嘗期更共舉賢良方正會得符從莞義谷稅幸以暇習科業晝夜不自休重就因得疾求歸莞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單召其孥諭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父母官塞上遠不得一訣此為恨持入于地下無窮矣言訖乃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三年六月初八日也秦

蜀之人聞者皆盡然涕洟談其為人娶雍氏生男子二人一忠恕年十一歲一小字遺慶君沒一月始生女子四人許嫁廖氏黄氏王氏一方三歲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久必傳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壁自江州移閬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祖畹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既貴遂改所居鄉里為二龍鄉三溪為桂枝村七代祖椿徙梓州郪縣木瓜莊今為郪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父某屯田郎中通判原州母某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郎中至岐留五日别去上馬屢顧大泣且戀戀郎中心異之謂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中乃與其柩歸始悟其長辭已去年矣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於鹽亭縣石闕里西山祖夫人之塋次郎中以某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於惟彦安來將胡為志大莫充才不以施三紀遽去飈驚電馳吾從而文以永爾悲後萬千年讀之者誰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上世長安杜陵人曾祖知權唐廣明中與公孫俗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以劒南山水佳秀愛之乃留居遂爲普安郡人祖昭少有懿行家饒財里人多從之假貸久而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愈慰以好語計終不可責則盡取其券投諸火不復問衆咸德之父震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取天下善士爲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既至闕下辭不願

仕以歸識者咨其高然好學不倦自六經歷代史以至曲説小傳皆手寫極精楷校對無少謬日夜督君從事其中君沈敏强博無所不覽凡見古人行事卓然有在人所以不能為之者未嘗不拊己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疏之於屏壁牕户日自省閲又以教子孫復為其親友良子弟説是人者所立有如此但人自不能勉爾勉之何獨其人耶嘗曰予不能仕矣有子行吾能使為之兩蜀文士無不延致俾其子與之遊行遂善其學慶歷中

一上中進士今為都官員外郎君凡從其子官率以忠義仁恕教其為政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健少疾嘉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革以至不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將州素與君往來甚厚聞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為文祭之極良州人無少長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乃其先所與同入蜀名俗者之後先卒贈滎陽縣太君再娶何氏君亡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

四年五月十三日葬君於華州華陰縣保德鄉仙谷口之北二里二夫人者從焉君以子恩為大理評事致仕再贈殿中丞一子中都君行也二女長適綿州進士蒲檢次適閬州進士蒲皐孫若干人中都君與同有閭里之舊同常愛中都君之為人和粹溫厚見屬銘其父之墓不敢辭為之銘銘曰祖蒔之父蕣之子獲之而君擁其資以自燕嬉以享乎壽祺以太華之陰而為之歸兹世之所希兮

丹淵集卷三十七

丹淵集卷三十八　　　　宋　文同　撰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抃之子新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糧料院名岏字景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柩歸衢州

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余常觀其所為宜有以舒發流聞於後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為余誌其墓同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樸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強無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風度疎秀寡言笑既毀齒性益聰悟誦書晝字無一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羣弟多

攜之官每退食即便舍相與磨講道誼爲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畧遨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瑗授諸經鈎探擿抉造詣深隱纂譔辭語精簡渾重瑗獨常稱之同舍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爲益州路轉運使用裕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鎖試嘉慶院復得是

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豪俊並挾藝京師無一人肯自以為吾不如某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林鉅公亦審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試文卷全入悉高譚劇辯磊磊可畏而東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宜用者上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遠聞龍圖公繇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逼人海内駭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盛年有令譽從宦邉藩棨途自

此遠矣君曰雖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他兄弟以侍且旦暮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廷以君為縣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事得疾藥不效寖革母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顧母自苦恐耿耿祗以累阿嫛因索紙為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之曰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

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邪君既為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為可諒矣君博學喜辯論雅善鼓琴平居入静室焚香容閒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黄帝書曉診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為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狀嘗被羸疾懼其親為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

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為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
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於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
曾祖諱某盧州盧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
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
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歲餘尚
幼男子一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母安定郡君徐氏見君
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銘曰惟君之生蹈慶
之基憑堅乘完孰憚以危爰初横經在勤弗嬉道妙聖

真取深其師乃試天官汪洋發詞下動諸公爭收競持
籍名於高盛譽四馳獲第入銓犴獄是司曰吾之親有
子止斯敢名宦游去左右為遂留其旁氣下聲怡餘力
於行學問愈滋帝用成都疏恩淋漓居君洛陽廪事以
尸乃進爾資乃便爾私曾不久焉得疾莫醫遂至奄然
羣啼衆嬉於嗟乎君命曷若茲回誼之亡君齒與差何
天於賢不假以者紛紜妄庸壽或介眉當其在嬰百福
承之太末之墟舊兆纍纍君歸其丘列祖是毗山磨水

沴名豈即衰刻詞范范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銘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溫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閭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為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為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説無不盡讀既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俯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斂之

者性明悟内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為已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拯人疾苦其恵利為無涯故顓嚮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閲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輒以辭既而不復計校其所以為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好飲酒至頽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謔亹亹可聽人多記去以娱其坐賔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髮之缺而不得

其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曾不以恨至胷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歷中余始自永泰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槩以疏外闊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顒信臣詣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最為知我者今病草不復見子

願得子之文以記我死死瞑目矣既死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輤車之後又不得以文與俱薶於幽壤誠所恨矣歸而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叙其理命屢以抵余且曰陳阜希古先生既已誌先人之墓矣其所以為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為之余乃具次希澤之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稟完而弗駁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動不失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貴可以謂之

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嗇於此嗟乎希澤魂安所適兮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從僖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墓十許世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自五代已降無仕者君生而聳慧始讀書一歷目而遂貫於心不廢忘下筆走詞語駸駸不可止過其徒尊長之中皇祐元年進士第

為萬州司户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黠吏不敢肆其巧忠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大治人盡服察舉得令彬郴縣郴湖南小邑民吏雜擾牒訴日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晚廷下忽取一人者鉤詰之本虔民也寓於此凡二十年受賕出入鄉市搆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禍人觀君聽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具對聞之安撫使流他郡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為神不知其用何術也獄辭遂省縣之粟移於衡往反數百里

下户不能獨去人有倍斂其酬爲輸之者往往逋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弊尤甚君擇高貲附其直與幷斡之故賦入辦先諸縣里民有各失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詣縣辨君俾引其牸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遂定一邑嗟尚之馬氏潛竊多橫賦每丁歲有常率幾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郴道衡永桂陽監不諭旨督斂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免亡慮數萬萬而方二三千里之民始得擲去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

邕邕頌君不休同年陳啓期過縣間之作詩與君有巨刃秋霜寒之句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朝授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祕書丞賜緋衣銀魚魏城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卧疾熈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於其家享年五十一君素羸瘠平時常喘喘畏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暮人也然臨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長見前不可屈蓋剛果内蓄以學術輔

之而吐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夫人每懼以已疾為憂
常強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之答亡恙太夫人乃喜姊
二人貧且孀君捐腴田二頃賙之終身以及其甥又為
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
若不相容而遇有所急難冒鋒刃入湯火肯為也死之
日無誰不沾泣初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為君曰我
何所言但佩恨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
哭我矣雖然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淚數行下

氣遂絶曽祖某祖某考某母唐氏年八十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一人君軫女一人適太學進士句龍垧孫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具書遣介來道君之語求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熟泣而銘之曰奄奄其息兮齗齗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中兮但常惜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禀兮而發於所行胡不錫以永年兮中道以傾伊神理之茫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

呼元之兮吾何忍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父諱某其先八世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蜀爲晉原令後遂不去家成都之温江令又遷爲郫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母文氏某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成童悉與他兒異至有未勝冠而能中其科等者慎修慎交也慎微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第二

已物故惟慎修今為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少其氣骨
已岌然秀與讀書不廢忘為文辭皆具曉大端不煩其
師少卿厭世諸兄既從宦弟幼各未立君視家事鈌然
亡他羸以待供索乃脫身治産設次第積居與時逐末
幾號饒益督其弟慎用日夜從於學不容墮游嘗語之
曰爾勿與我事凡婚嫁一主於我爾自勤爾之所當為
勿中休給遠資近上下究足無間言慎思亦登皇祐五
年進士先卒而君獨享優游之樂於其里閭為善人君

子衆雖景慕之而不可以力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也君復和裕堅正内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閈之人無不相與驩過其有所未善不肎正之無不改以謝凡吉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至其邑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為之推引裁處各稱其所欲以去故其善譽寖聞於人人賢之盖用此也張少愚明勁辯博少所推借走海内識人無限而每謂君彊果通幹生於自然不假增修而皆詣當處他不能及也少愚

將有所欲為而尚猶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析然後乃定其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嘗謂人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問之但笑不道其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亹亹再三研玩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某年某月忽得疾雖甚革而神意不亂治後事尤委曲至某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繼娶王氏生五男曰某某皆好學整飭不務敖盪人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女長適何氏二許嫁某等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謂某於君為親且密知君最詳來求銘君之墓某泣而為之銘銘曰於乎公澤之為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其接乎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為善不得其酬兮卒閱之以所命甫五十而遂沒兮夫何遘茲乎不幸推其無所欲然兮有後之盛何以知其然兮曰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令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為人常愛之處士今既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民於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倜儻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叫謼擊鞠弄鷹犬罷即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繒綵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為寒士丐乞盡畀之不以為己物故義聲錚然不瑣瑣治

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業此而所恃者我
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千萬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
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爾曹占田藏鏹之無涯哉我
豈欲效里閭庸人旦暮齪齪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
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
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闘處士晚好讀書尤於
班馬二史為精深與人議論牵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
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

蟠叟後一年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於臨邛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𦤤足披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為墳凡三年逺近觀者日日來不絶歎喟嗟悼而去銘曰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為而禮法從而攖之束縛如囚曽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畧而無羈敖盪一世而胷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羣口為之嚌咨發其慶以昌後兮其子宜之

滎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滎州滎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楊休龍圖李公絢爲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慧嘗授經於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既久且精意詞髙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母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亟君再刲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賔客兩蜀間人無不至門下君善治産致貲以贍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所以義

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羣弟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予其主之爾曹第力學予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戸者是後屢有薦郡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遂中其第今已入尚書為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恥遇之如一善可喜則獎勵稱述亹亹不已宗族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為辦之類遠別業為一郡之冠其林巒之秀澗谷之異園擁列位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

弟數十人名耆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掜掜號稱佳士者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絪紀紘女子六人壻晉州進士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句某袁某張某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曽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崇德縣滎川鄉南坦莊錡以書并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之

墓同亦與錡識故為之銘銘曰古語有之天道難諭吾今於君以為知言種善殖德所穫未蕃中壽亟亡人間而究何以慰君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意其國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去就閒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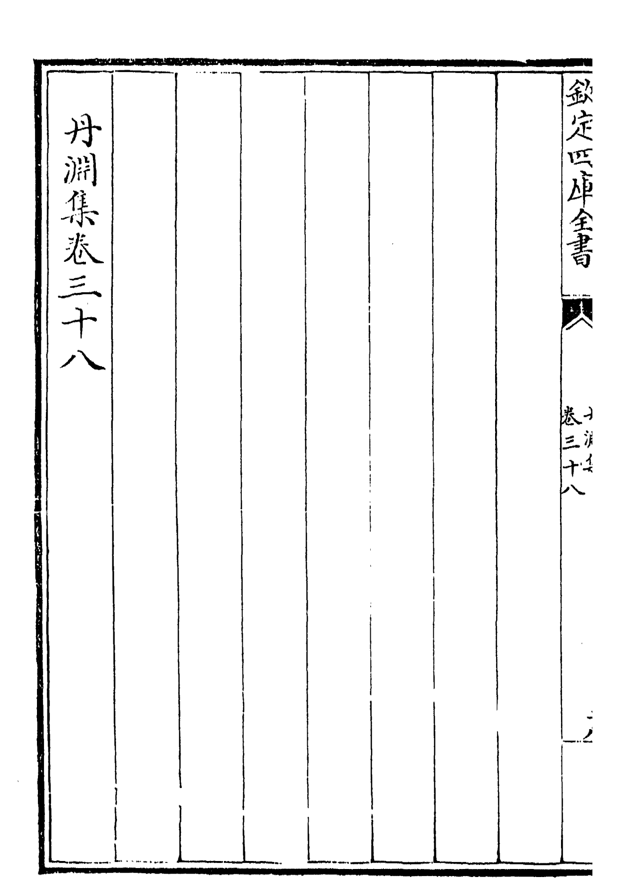
尤深於診劑人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
嘗齗之來以賄為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
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嚮師學
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絶浪大涉經史時出其語以
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
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為之於是
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
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

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靳嘗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甥於良家奩盎所與視已子一槩獨不異寳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峙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戚上憂之若此豈幸之以儌身名時耶吾所畜雖不能如其格忍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廪輸之官無德色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從之游無間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

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隐几其中端靜凝嘿人不知其所以為時後論譔有書號百一者凡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厘有一能補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迷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徒為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於家病巳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為訣其日起索冠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為不道不為不正裁八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皆奔走哭哊相屬道上春秋六

十有六矣娶文氏生一男三女男諠伯為秘書丞知邛州大邑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里祖塋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嶽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有不任被病恐不能久留於世之説同解之先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别未百日而秘丞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諠伯惡逆深重而遽丧所天先人臨終攬諠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

晉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持遺訓以累君誠死
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尚能以予文爲
求於予厚矣肯不爲之銘之歟遂爲之銘銘曰山蟠於
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而巍問焉居之者云誰
成紀先生之所歸先生之生兮爲鄉里之所師宜其遺
光餘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孫兮望者
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